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明 季 北 略

(二)

計 六 奇 編 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明季北略

(二)

輯編奇六計

書叢本基學國

明季北略卷之八

崇禎五年壬申

元旦異雪

元旦雪積旬厚至四五尺。飛簷邃閣。有巨人面形。鬚眉畢具。及人馬交馳跡。識者占兵戈之象焉。出色錄。

賊流秦晉

正月朔己亥。大風霾。延綏賊僞米商入宜君縣。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甯。大掠四出。山西巡按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鄰爲壑。給事中裴君錫。晉人也。上言請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剿撫。當事無識如此。

昔米元章爲令。邑有蝗。百姓驅之出境。鄰令怒其害己。元章移牒戲曰。敝邑旣能驅去。貴縣何不驅來。讀之噴飯。世錦之愚。與鄰令何異。王新建旣擒甯王。而武宗始至。羣小倖功。欲縱之復戰。是以兵爲戲矣。君錫之見。亦猶是也。謀國如此。賊安得不恣乎。

洪曹破賊

正月。洪承疇。曹文詔。擊敗賊于槐安堡。郝臨菴。可天飛。爲官軍所敗。獨行狼逃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爲持久計。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西澳之捷

正月甯塞逸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原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總兵董志義遣兵各守要害賊遂不敢出既而洪承疇從鄜州閒道至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算而甯塞之寇息矣惟混天猴等尙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甯州時以西澳之捷爲用兵來第一

馬鳴世論三秦

正月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上言三秦爲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爲關中屏藩榆林又爲延慶屏藩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飢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賊爲飢民至今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爲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于東賊馳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尙忍言哉

後十年自成定三秦蹂燕趙而天下隨之馬生之言若操左券

馬鳴世號岫旭武功人萬歷丙辰進士除洪洞知縣清廉慈惠士民尸祝之以治行高等徵拜御史天啓甲子巡按山東再視京營以忤璫削職歸崇禎戊辰起原官疏論冢臣王永光爲逆璫餘孽薦用高捷史堇兩邪臣夫堇捷爲霍維華等逆黨云云尋陞順天府丞遷通政壬申陞操江副都御史乙亥陞右都御史歸里居久之卒

高迎祥諸賊

二月甯塞。賊復熾。二十二日庚寅。賊夜入酈州。兵備僉事郭應響死之。三月二十有五日壬戌。陝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麒。任纔七日。逮至。竟坐棄市。上頗心惻。溫體仁不爲救人。皆寃之。四月。湖廣流寇自興國入江西。秦和吉安等處。張獻忠復隨賊首高迎祥。王自用等寇山西諸郡縣。七月。山西賊陷大甯。八月。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暉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尙燝。殺賊自贖。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人援懷慶。

高宏圖削籍

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宏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尙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之爲侍郎也。貳尙書。非貳內臣也。國家大體。不容不慎。故僅以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甯已之。雖大拂彝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上以軍與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

周鏞論用內臣

十二月。南禮主事周鏞上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蘆。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

矣。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結投閒矣。王宏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日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尤可歎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穢褻天言。祇狗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維咸疏救之。不聽。以司禮監右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

皇子生

四月庚辰。皇三子慈炯生。九月。皇四子慈炤生。九年九月。皇五子慈煥生。十三年八月辛亥。皇七子慈生。十五年三月。封永王。

孔有德陷登州

初。崇禎四年六月乙酉。孔有德攻青州。庚寅。攻登州。五年正月初二日庚子。張可大令副總兵張燾等與有德戰。燾兵忽戴紅巾反。兵擊諸軍。可大兵殲焉。游擊陳良謨等死之。初三日辛丑。登州城陷。十三日辛亥。有德破黃縣。十七日乙卯。以徐從治巡撫山東。謝璉巡撫登萊。四月十七日癸未。有德攻巢城。徐從治砲傷卒。六月癸卯。有德殺萊州知府朱萬年。九月十四日乙酉。有德復入登州城。官軍圍之。十一月。有德出戰。敗走。十二月初三日丙寅。有德航海至黃縣。及明年四月。自蓋州歸于大清。

賊首名號

是歲。登萊兵變。因調關甯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欲乘戰勝精甲。渡河進剿。兵部尙書張鳳翼。家本山西。慮其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賊遂得渡河而南。因入豫。入楚。入安廬。賊首之有名號者。在秦

則稱紫金梁、王和尚、滿天星、蝎子塊、老回回、一字王、劉小山、邢管隊、領兵王、整齊王、闖場王、劉姓、過天星、張五、南營八大王、八爪龍、徐姓、西營八大王、張獻忠、二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八隊闖將、張姓、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等二十四家、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宋溫、趙令軍、曹操、過天星、吳計、郝光、混天星、荆聯子、過江王、混世王、大膽王、征西王、福壽王、齊天王、密靈王、閻和尚、老回回、上天龍、出獵雁、黑心虎、樓山虎、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南營八大王、北營八大王、混天王、紫金梁、上天王、領兵王、閻王、老邢、四隊、六隊、八隊、闖場天、順義王等三十二營、各擁衆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無虛日、時李自成方依闖王高氏、與劉良佐自結一隊、號闖王、名不大著。

百官進馬

十二月、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疋、餘各進、俱納于御馬監、實費金買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卻之。

誌異

四月三十日丁酉夜、江甯地震、九月、西安縣雨穀、其粒長于常稻、差黝黑、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無錫白霧蔽空、飛雪如霰、着樹木悉成花朵及瓔珞刀劍之狀。

明季北略卷之九

崇禎六年癸酉

周延儒罷相

先是元年三月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二年十二月入閣辦事至是正月爲宣府閱視太監王坤所劾周上疏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臣不宜侵輔臣上召羣臣于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奏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歸

知推官員

二月諭吏部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先歷知推垂爲法

先是館員多選庶吉士至是以時方多故欲知郡邑利弊而重知推亦時事之一變也

內官監紀

五月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時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會

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

用內官爲監紀。卽唐之魚朝恩、觀軍容使也。其失甚矣。嗚乎。朝廷雖乏人。奈何使刑餘之人與知軍國重事哉。

山西賊

三月十五日丙子。山西兵擊賊于陽城。比時張道濬得罪家居。設伏于三纏凹。賊至。伏起。生擒滿天星。巡撫許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四月五日丙寅。賊陷平順。二十四日乙酉。曹文詔敗賊于陽城。五月二十九日庚申。文詔襲賊于偏店。賊盡南奔。諸將會兵逐之。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六月。賊陷河順。七月六日丙申。陷樂平。十一日辛丑。陷永和。旋陷沁水。十月。賊至甯晉。尋據五臺山。其中薪儲皆具。險阻足守。官兵不敢擊。

河南諸賊

賊在河南。沿山州縣。無處不到。正月十五日丁未。左良玉敗賊于涉縣之西。斬其渠賊。望其旂幟皆靡。然賊勢尙熾。謀犯河南。副將芮琦戰死武安。二月。賊踞林縣。山中飢民相望而起。良玉敗績于武安。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中軍曹鳴鶚陷沒趙塞。河南賊益熾。長驅保定。兵備虛象。昇禦卻之。三月。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益以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鳳儀敗歿。賊入清化。游擊越效忠登屋擊賊。墮地死。游擊陶希謙在武安。出禦賊。會日暮。移營。賊乘之。落塹死。左良玉馳救清化。賊方去。後馳武安。勝之于三井。獲

賊首小秦王曹文詔自晉來援勝于毛嶺。四月，河西賊自輝縣入清化鎮，所在守將敗歿。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盜使入，撫臣不得無罪。五月，河北賊陷涉縣，賊盡至磁州，衆十餘萬，長可五六十里。總兵鄧玘與良玉會兵彭城，尾至林縣之清池柳泉，擊敗之，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其分股犯衛輝者，巡撫元嘿自乘城以卻之。六月，川兵潰于林縣，潞王告急。辛酉，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盡犇太行山。參將湯九州領昌平兵至豫，時賊爲鄧左、周爾敬三家兵所追，方從林走輝。九州自涉來林，闖賊之中堅勝于馬鞍山，斬賊首混天王。賊從林犇懷濟，鄧左追擊，大敗之。賊奔潰，沿河從溫孟至武涉，遂入山，復回林縣。時湯九州駐兵水冶，居安林磁武四邑之要路。七月，賊屯彰德，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分陽知縣費甲鏢以供應，逼迫投井死。八月，有陽邑鎮科泉、清涼山、九龍山、王凱塞、原康村、湖南七捷，斬獲賊目混天猴等。湯九州功居多。左良玉有河村、柿黃山、八特三捷，俘斬新立一字王、殺盡王等。周爾敬有都里馬鞍山二捷。是月，京營副將王樸以禁旅六千至彰德。九月，有原康、晉底、涉縣三捷，斬獲飛天聖等。兵勢大振。賊棄妻子走北奔五臺山，旣而復回。京營尾于後。湯左扼于前。京營勝之于亢侯、石坡、牛尾。湯兵勝之于青店、沙岡。賊勢窮迫。十一月，賀雙全、新虎等因京營乞降，然焚掠如故。湯九州在林縣連戰三日，勝于兩岔口。再勝于安陽夏村。又勝于旁坐寨、清涼山，共擒斬四百餘級。左良玉又勝之，斬二百級。晉兵曹變蛟亦勝之于涉縣，守備許志忠、孔道興等併力進剿。賊前隊已連夜走濟源、垣曲，遂以二十四日乘冰渡河而南。二十六日破澠池。十二月朔己未，破伊陽。初二庚申，又破盧氏。賊渡河後，殺掠更慘。初止左師一軍尾後，雖有盧氏銀洞溝、刀環川、柳泉之捷，而賊衆四掠維陽、新安、陝州、靈寶、閿鄉、盧氏、永甯、汝州。

魯山、葉縣、舞陽、遂平、確出、信陽、南陽、裕州、泌陽、桐柏、浙川、新野、內鄉等州縣。賊無不至。十二月十九日。賊至鄆城。勢逼開歸。會日暮雨雪。巡撫元嘿起湯九州于床曰。事急矣。宜乘夜襲之。卽晚勝之于吳城鎮。追殺六十里。殺賊盈野。斬四百餘級。明日又追及于橫山鎮。斬六百餘級。皆殺賊強壯。二十日。左帥有保安之捷。有趙左之捷。又有平上關黑山之捷。至七年甲戌正月初一日。巡按劉令譽督京營。有牛蹄泔之捷。出其不意。斬級踰千。得此三路大捷。賊始狼狽走楚。河南乃甯。蓋賊最畏曹文詔。其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次左良玉。湯九州。若京營兵。賊甚輕之。是年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九月己亥。張應昌敗賊于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卽一盞燈也。

賊犯湖廣

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賊假進香客。犯鄆西。二十五日癸巳。陷上津。

鄧祖禹罵賊

鄧祖禹。字又元。湖廣蘄水人。習騎射。中萬歷己未武進士。選瀋陽守備。未幾。大清兵至。祖禹入陣。多格殺。中矢墜地。將死。夜半。乃甦。呼城入。負矢如蠟。創甚。遂告歸。尋起宣府守備。崇禎初。京城困。申甫全軍皆沒。祖禹提兵。遇于蘆溝橋。殊死戰。勢稍卻。晉涿州副總兵。流賊亂。移鎮黃德。尋守孝感。忽報應城破。巡撫檄往援。所攜止七百人。比至。寂然。甫入城。相度賊四面掩至。圍數重。祖禹破圍退。保西門外。顧左右曰。吾受國厚恩。誼當血戰。以報皇上。突圍得出。幸也不則以死繼之。復何言。圍堅不得出。遂被執。賊素敬祖禹。解其縛。治酒安上坐。且羅拜曰。須公爲我作一主盟。祖禹曰。朝廷福大。諸賊何敢如此。賊請之至再。祖禹罵

益厲曰。若此。須換卻心肝。張獻忠怒曰。換卻汝心肝。亦不難也。遂呼衆曳出。縛大樹上。剖心剝肝殺之。

附記

高迎祥距楚九十里安營。楚都督鄧祖禹、率總戎張全昌、副將楊世恩、先鋒鄧天河、參將李文雲、游擊朱世盛、坐營王可貞、把總鄭新參、千戶金得功、百戶馮迎勝、哨總畢烈英等、以五千人進。追殺二十里。迎祥將遁。馬守應曰。再戰不勝。走未晚也。遂率衆與鄧天河戰。守應被鞭走。天河傳令發七砲。擊傷甚衆。驅兵追逐。迎祥大懼。羅汝才舉刀砍天河。天河挺鎗迎戰。汝才佯走。天河逐之。汝才密取箭射中眉心。天河墜馬。被賊斬首去。祖禹歎曰。吾子勇冠三軍。今乃爲國傾生。惜哉。復督張全昌進兵。止千人。與賊將過天曉遇。卽敗。更遣楊世恩統兵禦之。不戰而走。爲滿天星追獲而降。祖禹怒。親率衆出。忽風雪大作。士卒寒慄。火藥盡濕。祖禹仰首歎曰。天何困英雄若此。遂冒雪突前。混世王被鐵簡擊回。劉國能劍傷左足而敗。整世王復擊背走。迎祥大駭。悉衆出戰。遙謂祖禹曰。倘將軍不鄙。願求爲帥。幸尊裁之。祖禹大怒曰。逆天叛賊。敢胡論耶。吾忠心報國。特來剿汝。于是朱世盛、李文雲、七將出戰。賊營混天王、掃地王等九人圍之。搏戰良久。賊衆突進。八將被擒。迎祥親釋祖禹。縛羅拜曰。誤犯尊顏。望乞恕罪。願將軍爲總主。萬勿過辭。祖禹罵曰。吾赤心報國。忠臣豈負聖主。投賊乎。迎祥再三諭之。祖禹罵不絕口。迎祥大怒。叱左右縛之。且曰。取他心來。看果赤否。祖禹出歎曰。妻子已矣。所恨老母不得見耳。然自古忠臣爲國忘家。莫不如此。予亦何憾。須臾剖心獻上。迎祥見之。亦歎曰。眞忠臣也。命瘞之餘。七將俱被殺。士衆悉降。收總兵。在見國。擒德安府應城縣令張紹登。紹登手

指賊大罵。賊怒。磔之一時。義焉。既殺紹登。縱兵肆掠。前出正錄謂獻忠而剖心則一。况張高俱賊魁也。

陳奇瑜威著關陝

八月二十八日丁亥。陝西敗。攻隆德。殺知縣曹彥芳。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戰于綏德城下。死之。十二月二十七日丙戌。賊陷鎮安。時秦賊既盡。入晉。流突畿輔河南。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猶據永甯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州。因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逸。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賊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誌異

正月朔癸巳。大風霾。日生兩珥。二月癸亥朔。建昌軍家生豕。一首二身。八蹄二尾。六月。河南大旱。密縣民婦生旱魃。燒之乃雨。八月。襄城縣莎雞數萬。自西北來。莎雞固沙漠產。今飛入塞內。占者以爲兵兆。十一月初八日甲辰。洮州衛地震。二十四日壬子。定遠堡龍洞內銅鼓有聲。甲寅。又有聲。先年奢寅敗。聲聞三日。崇禎二年。有聲。東兵犯永。是歲陝西山西大饑。

六月二十四日。大風。下午。益烈。雨五六寸。水頓長三四尺。牆壁多倒。有壓死者。風聲如雷。大楊盡拔。門首橋板重三四百觔。飛起。落河中。凡異風。猛雨。一晝夜。次日黎明。始息。天色陰慘。予過橋南。見鵲多死。田塍下。江湖海閒人死無算。靖江夜半。江水泛溢。入城。陷半壁。廿五辰時。方退。城外人多死。通州瓜州等處。

皆淹。自南都下至杭州。雖或無雨之處。而風俱甚大。六合縣無雨。而水亦長五六尺。松柏多拔。時子年十
二。從家孟伯雄讀書廳左。聞風聲刮烈。頗怛。先君子歎曰。歲其歉乎。

昔康節先生于河南府天津橋聞杜鵑聲。卽知南人作相。禽鳥固得氣之先者。今襄城爲開封屬邑。而莎雞飛入。地氣自東而南矣。殆大清得中國之徵乎。當不止兵焉已也。

明季北略卷之十

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咸論謫言官

正月謫給事中李世祺于外。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山左提學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絀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皇上樂聽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大臣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披靡不止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袁繼咸論拜內官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二月也。袁繼咸上言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猶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張彝憲奏辯，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彝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干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信用內臣